

尋秦記

〈卷十〉

黃易

◎ 玄幻系列



黃易

◎ 玄幻系列

尋秦記

〈卷十〉

(桂)新登字 02 号

玄幻系列·寻秦记

黄易 著

责任编辑 包晓泉
封面设计 张 峰
出 版 广西民族出版社
发 行 广西民族出版社
印 刷 广西民族语文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32 印张:130 千字:2600
版 次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8000 套

ISBN 7-5363-3214-9/1·835 全套定价:168 元(共十二卷)
(每卷定价 14 元)

其人其书

黄易乃新一代武侠小说作家，自创《异侠系列》和《玄幻系列》。以独特的笔触，深刻的思想，妙想天开的情节和动人的性格，展示新奇的意境。并将其研究数十年的玄学融入作品中，使其书一出台便受到港台读者疯狂的欢迎，俨然带起一股新武侠小说的潮流。黄易小说以最奇异的笔下世界，以他那种独特的震撼性的方式和风格，征服了华人中所有爱好武侠小说的读者。如果说，在武侠文坛上，金庸、古龙、梁羽生曾“三国鼎立”，各成一代宗主，那么，在众星后起新秀中，黄易一出江湖，便脱颖而出，在顶级高手中间，风生水起，虽说其中真正的影响，现时犹言之过早，但黄易成为武林一代宗主却已毫无疑问。这对于已辞去大学教席，隐居下自己写作王国的黄易自己，也是始料不及的。

看黄易的书，有若跨越了的现实和幻想的边防，踏足于一个接一个玄异的梦域里。无论在他超时空的国度里，又或在古老日子武道的追求中，他都在寻找人类超越自己的可能性（体能和智力的极限）。其丰富的想象力，不拘一格的布局，宏大缜密的构思，紧凑精妙的情节，峰回路转的结局，着着出人意表，使读者不忍释手，欲罢不能。在当今武侠文坛人才凋零、多数作品粗制滥造的情况下，黄易小说的出台，不仅在武侠小说惨淡经营的市场掀起新的热销浪潮。而且由于其小说异峰突起，更使热爱此道读者快慰的是，又有一位大师的旷世之作，使我们的人生多姿多彩，心灵不再寂寞。

第一章 后患无穷

纵是在众多如狼似虎的铁卫挟持下，这娇滴滴的柔骨齐女仍是夷然无惧，以带点不屑的神态看着项少龙，冷笑道：“原来项大人内穿不畏兵刃的甲冑，难怪能这么奋不顾身，力克强敌了。”

不知如何，项少龙升起很不妥当的感觉，但一时又想不出问题的所在。

由于荆善和乌光两人分别抓着她柔软的胳膊和以另一手锁紧她的肩胛骨，照理她该再难有任何所为。

滕翼显然亦有他那种异常感觉，这铁汉并不像荆俊和其他铁卫般，眼睛只忙于向她因双臂被扭后而特别显露的苗挺酥胸巡逡，冷喝道：“跪下！”

荆善和乌光用力一按，柔骨美女那吃得住，跪了下去，连仅能活动的美腿也失去了作用和威胁性。

大门处人声响起，纪嫣然等进入厅内。

就在这刹那间，项少龙灵光一闪，想到了问题所在。

她实不应这么容易被擒拿的。

以她早先在吕不韦寿筵上表现出来的身手，众人要活捉她绝非易事。且她刚才已先一步逸往窗门，怎会如此轻易给铁卫们手到拿来呢？其中当然有诈。

原因是她见他未死，又听到自己命人不要对她下杀手，才故意被人擒回来，好进行再一次的刺杀。

此时众人均自然地别头朝大门处望去。

第一章 后患无穷

项少龙亦诈装作分神。

果然柔骨女檀口忽张，一缕光影立即激射而出，朝项少龙脸庞奔来。

滕翼等惊觉过来，同时骇然大震。

项少龙从容一闪，避过暗器时，柔骨女的身体奇异的扭了几下，竟像一条滑不溜手的鱼儿般，由荆善和乌光两人的铁爪下溜了出来，再泥鳅般由两人间滚身到了众人的包围圈外，身手之迅捷滑溜，都人叹为观止。

众人惊喝怒骂中，柔骨女手捧又膝，曲成一团，像个大皮球般眨眼间滚至大厅一侧的窗台下，在众人截上她前，弹了起来，穿窗去了。

众铁卫大失面子，狂追而去。

项少龙等亦脸脸相觑，均想不到这柔骨女如此厉害。接着昌平君、昌文君、西骜等闻风而至，一时府内府外闹哄哄一片。

项少龙一觉醒来，只觉精满神足，昨夜的劳累一扫而空。

他坐起身来时，一向贪睡的纪嫣然给他弄醒过来，慵懒地扑入他怀里，撒娇道：“天还未亮嘛？陪人家多睡一会儿好吗？”

项少龙把她搂紧，轻怜蜜爱一番后，柔声道：“由今天开始，每天我也要在鸡啼日出前，起来苦练百战刀法和拳脚功夫，只看昨晚那柔骨女刺客，便可知天下音能人无数，一不小心，就会吃大亏了。”

纪嫣然想起昨晚那女刺客吐出来的牛毛针，犹有余悸道：“真是骇人，将这么一支针藏在口里，仍可从容说话，教人丝毫不起提防之心。”

项少龙大力打了她一记粉臀，笑道：“好娇妻你再睡一会吧！”

纪嫣然一脸娇嗔地坐了起来，怨道：“给你这么打了，什睡意都不翼而飞了哩！”

项少龙目光自然落在她因衣襟敞开而露出来的深深乳沟内去，只觉触目动心，差点要把这诱人的美女按回床上，忙暗自警惕，勉力离开了她。

不由记起了李牧的警告，自己只要一不小心就会耽于田女之欲，有负这赵国绝代名将的期望。

纪嫣然也跳下棍来，笑面如花地欣然道：“让小女子服侍项大将军梳洗更衣好吗？”

天空露出曙光之际，项少龙已赶进王宫。小盘正在吃早餐，见他来到，邀他共膳。听到他说出昨晚发生的事后，龙颜震怒道：“吕不韦这狗贼，寡人将来必教他死无葬身之地。明知师傅你是寡人最敬重的人，仍敢如此胆大妄为。”

项少龙笑道：“储君非是第一天知他这种心术吧！生气只是白生气，今趟幸亏有小恬报讯，不过那女刺客也确是第一流的高手。”

小盘呆了半晌，忽然失笑道：“若这番话出自别人之口，寡人必会气上加气。但由师傅说出来，寡……嘿！我只觉心中暖融融的，非常受用。哈！我这番话确是没话找话来

说。不过我仍不明白为何师傅会把那批人交给管中邪？”

项少龙当然不会告诉他因明知这几年扳不倒吕不韦，所以不做无谓的事。淡淡道：“城内发生了这种事，自该有负责的人。我们不是苦于无法弄个要职给小武和小恬吗？”

小盘龙躯一震，眼射喜色，叫绝道：“师傅这一着确是厉害，尤其昨夜管中邪在师傅剑……嘿……不是剑下，而是师傅刀下俯首称臣，已声望大跌，这就叫……叫什么才好呢？”

项少龙知他心中兴奋，所以说起话来有点词难达意，接口道：“这该叫趁他病取他命！”

小盘一拍长几道：“正是趁他病取他命。只要连城防都卫都落进我们手内，那任由吕不韦和缪毒长出三头六臂，都难有作为了。”

此时内待到来奏报，早朝的时间到了。

两人对视一笑，上朝去了。

大殿内气氛庄严肃穆。

咸阳城昨夜的风风雨雨，多少有点传进众人耳内，均知此事难以善罢。

项少龙被封为大将军后，地位大是不同，列位于王陵、王龁、蒙骜和杜壁四人之后，稳坐军方的第五把交椅。

现在秦国名列大将者，除他们五人外，就只有王翦和安谷溪了。

高据于层层升起的龙阶上的三个人，以小盘精神最好，侧坐左右两旁的朱姬和吕不韦均容色疲倦，显是昨夜睡得不好。

朝礼过后，小盘首先发难，向项少龙问起昨夜的事。

项少龙有条不紊地将整件事勾画出来后，向管中邪道：“请管大人呈上有关审讯凶徒们的报告。”

立于恒韶下方的管中邪踏前半步，躬身奏报道：“这批凶徒已全部毒发身亡，事后发现他们人人口内暗藏毒丸，咬破后毒药流入肚内，到我们发觉时已救不及了。”

这番话立时惹起一阵哄动。

项少龙当然不会相信，这摆明是吕不韦杀人灭口的手法。

不过不用他说话，站于斜对面的缪毒肃容道：“储君明鉴，都城之内，竟然混入大批凶徒，行刺大臣，又分明是早有预谋，行事周密，故绝不可轻忽处理。不但要追查背后元凶，更重要是彻查都城防卫可曾出什么漏子，否则怎会让这么多人潜进城内，而我们仍懵然不知呢？”

众人纷纷点头同意时，项少龙和小盘同时心叫不妙。

只看缪毒这种借题发挥，大兴问罪之师的态度，便知他和朱姬已有默契，要把都卫统领一职抢到手中。

吕不韦、管中邪和蒙骜亦看穿他心意，同时色变。

昌平君一时却未想到这么远，质问管中邪道：“管大人难道对这批人的来历一点头绪都没有吗？”

管中邪淡淡道：“臣下曾向仲父请示，由于内情异常复杂，故仲父指示须待调查清楚后，才再向储君报告。”

杜壁冷哼一声道：“管大人忙了整夜，竟就得这么一句无可奉告的吗？其实只是从他们所用兵器，又或衣着装备，便该足以推断出他们的身分来历，把背后指使的元凶找出来。”

吕不韦哈哈一笑道：“杜大将军说得好，这批刺客所用兵器，均来自屯留蒲高的兵器铸造厂，老臣就是见得太过没有道理，怕是有人栽赃嫁祸，才着中邪再作调查。若杜大将军认为这也已算证据确实，可请储君下令，把蒲高立即处以极刑。”

杜壁勃然色变，大怒道：“这太过分了！”

转向小盘，正要说话，小盘从容道：“杜大将军请勿为此动气。寡人自知此乃有人故意嫁祸蒲先生哩！”

杜壁这才脸色稍缓，只是狠狠盯了吕不韦几眼，再不说活。

小盘当然不是对杜壁或蒲高有什么好感，而且在现今的情势下，怎也要待黑龙出世后，站稳了阵脚，才可以对付杜壁和蒲高这一党。

否则乱事一起，吕不韦会乘乱再扩大势力，甚或趁乱夺权，那就得不偿失了。

以成桥为中心，杜壁和蒲高作为代表的这个军事集团，主要的基地就是居心不稳的东三郡若再色结赵人，骤然有起事来绝不容易应付。

吕不韦抢着发言道：“今趟有贼子潜进城来搞风搞雨，当然是有人掩护，才过得了城门关防。所以目下要追究的，并非谁人该上负责任，而是谁这是这背后的主谋者。就像田猎时高陵君的叛兵能远道潜来谋反，其中必有人沿途掩护接应。项大将军奉命往查，只不知有何成果呢？”

这几着连消带打，确是厉害，忽然又把矛头改为指向项少龙了。

项少龙不由心中暗恨昨夜没有抓着那柔骨美女，不然现在就可看看吕不韦如何对答，正要说话，小盘冷然道：“项大将军奉寡人之命作调查，岂知途中被人追击，以致迷了路途，寡人正在查究此事，应该快有结果了。”

小盘这么把事情揽到身上，吕不韦只好干笑两声，没再说话。

气氛忽地变得尴尬僵持。

若有任何人仍苦苦要在谁该负上责任一事继续纠缠，便等若明着要和吕不韦过不去了。

项少龙虽和吕不韦壁垒分明，仍不愿弄至这等田地。

一直没有发言的朱姬柔声道：“仲父既然认为不须苦苦追究责任，哀家自然尊重仲父意见。但加强城防，却是当务之急，且任务繁重，恐非常卿家一人应付得了，故都卫副统领一职，实不宜再悬空，缪卿家身为内史，最熟悉城防方面种种问题，未知心中可有适当人选？”

小盘、项少龙、昌平君一方和吕不韦一方各人同呼不好。朱姬这么叫缪毒选人，岂非摆明要他任用私人，好削管中邪之权吗？”

朱姬已开金口，即使小盘和吕不韦也不敢反对。

果然缪毒打蛇随棍上，欣然道：“微臣的客卿朝谒，来我大秦前曾参与燕都城防事务，乃难得人才，若说都卫副统领人选，没人比他更适合了。”

朱姬喜道：“缪卿家的提议，甚合哀家之意，众卿若无异议，就这么决定好了。”

吕不韦沉声道：“现时都骑有副统领三人，都卫亦宜增

第一章 后患无穷

设副统领一人，好与韩竭共辅中邪，老臣心中亦有适当人选，就是来自上蔡的许商，得他辅翼，都城防务，就可万无一失了。”

项少龙、小盘、李斯、昌平君等脸面相觑，谁都预估不到事情会发展到这般田地。

幸好禁卫军的要职一向都只委任王族的人，否则恐怕缪毒和吕不韦也要分上一杯羹，那就更头痛了。

王绾、蔡泽和蒙骜立时同声附和。

缪毒既推荐了韩竭，这时亦难再和吕不韦争这要职。

项少龙等苦在不能主动推荐蒙武或蒙恬，否则必引起吕不韦疑心，那就等若因加得减。

最后结果仍是由许商当选。

项少龙惟有大叹倒霉，但已是米已成炊之局。

今趟不但扳不倒管中邪，还增加了吕不韦和缪毒的势力，真是偷鸡不到蚀把米。

有了这一副统领的官衔，在缪毒和吕不韦的分别支持下，韩竭与许商都大有升上军方要职的机会，那时就是更后患无穷了。

早朝后，项少龙心情大坏，匆匆离宫，经过琴府时，心中一动，往找琴清。

这俏佳人正在园内修花，际此冬去春来之际，风和日丽，天气回暖，正在生气勃勃的花树间工作的琴清，素净的裙裾托着如花玉容，自有另一番诱人之处。

琴清见项少龙目光中仍抽空来看她，喜出望外，放下手

中工作，与他携手漫步园林内。

项少龙爱怜地握着她柔荑，叹道：“在下今次来此，是要谢过琴太傅救命之恩哩！”

琴清微笑道：“你这人总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人家何时曾救你一命呢？”

项少龙把昨夜得她缝制的护甲当了行刺一事说了出来。听得琴清花容失色道：“天下竟有这么厉害的女刺客，连荆善这么身手了得的人都拿她不住，唉！少龙啊！真要教人家担心死了。”

项少龙笑道：“不用担心，这女刺客所以能逃掉，故因身具奇技，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凡男人都好色，又惯于小觑女人，才予她有可乘之机。若换了是个男刺客，荆善那班家伙早殄以老拳，把他打得像个肿猪头，并浑身瘫痪，那轮得到她连番出手行刺。”

琴清听他说来有趣。笑得花枝乱颤，伏到他肩头上去，良久才叹道：“有你在身旁，琴清总要笑个不停，唉！你这人哩！把人家的魂魄都勾了去了！”

项少龙还是首次听到琴清这种不顾矜持的心底话，心中一热，把她拥入怀里，大喜道：“琴太傅切莫忘了曾答应过我的话。”

琴清仰起娇艳欲滴的消脸，奇道：“我曾答应过你……噢……人家不和你说了。快放开我，给人见到成何体统。”

项少龙心情转佳，看着她欲抱还迎的动人情态，笑道：“琴太傅终记起曾答应在我与老管之战后，便任我胡为的承诺。嘿！今天天气这么好，不若我们……”

琴清太窘，猛力一挣，脱出了他的魔爪，跺足嗔道：“不准你再说下去，否则我使人将你逐出门外。”

项少龙哈哈大笑，乐不可支，张开双臂道：“我的小乖乖，快到我怀里来吧！”

琴清连耳朵都烧红了，又喜又嗔，当然奈何不了他。秀蝉一转，柔声道：“春祭后琴清才陪你好吗？噢！你今天不是要陪小俊去鹿府提亲吗？为何却尽在这儿磨蹭？”

项少龙这才记起荆俊正在官署苦候。只好把她拉入怀里，厮磨一番后，告辞离去。

回到官署，荆俊正等得坐立不安，昌平君和桓韶都来了，项少龙还想坐下喝杯热茶，已给荆俊扯了起来，于是大队人马，打道往鹿府去了。

街上人潮熙来攘往，热闹升平。

这时项少龙已是咸阳城中街知巷闻的人物，秦人一向崇拜英雄，知他昨晚大胜管中邪，见到他无不欣然指点，当他礼貌地向一群追着来看他的少女展露笑容时，迷得她们差点昏了过去。

昌平君虽身为左相，但风头仍远及不上他，大为艳羨道：“少龙昨夜一战，威震咸阳，我等也与有荣焉。昨晚回家后，赢盈对你赞不绝口，真怕她已改变心意来缠你，再不肯嫁给端和了。”

项少龙心感欣慰，觉得总算帮了好朋友的一个大忙。顺口问另一边的桓韶道：“小韶何时返回营地呢？”

桓韶恭敬答道：“储君着我春祭后才回去，唉！现在我的速援军装备不齐，饷银不足。很多事都成了有心无力。

今早朝会后，吕不韦找了我去说话，希望把蒙武和蒙恬安排到我军内去当副将，但我怎能答应呢？”

项少龙等无不精神一振。

昌平君低笑道：“怕什么呢？尽管应承他好了！”

桓韶愕然望向昌平君。

项少龙低声道：“左相的话没错，小恬和小武实是我们的人。”

桓韶大喜道：“那我的速援军就有救了。”

后面的滕翼大笑道：“还不快去应诺！”

桓韶正要离队时，给昌平君一把扯住，吩咐道：“小韶你若能扮作向吕不韦屈服投靠的样儿，储群会更为高兴。”桓韶乃不善作伪的人，闻言脸现难色。

项少龙道：“小韶只要照自己一向的行事作风办就行了。太过分反会招吕贼之疑，明白了吗？”

桓韶点头受教，欣然去了。

转过街口，鹿府在望，荆俊反心怯起来，躲到众人背后。

众人大笑声中，项少龙一马当先，进府而去。

能为自己兄弟缔造幸福美满的将来，实是人生最大快事。

第二章 煮酒论酒

是夜乌府大排筵席，庆祝荆俊说成婚事。顺带恭贺项少龙一战成功，狠狠挫败了吕不韦的诡谋。

除了己方的人和琴清外，外人就只昌平兄弟、王龆、王陵、桓韶李斯、杨端和等人。

最妙是鹿丹儿也偷偷溜了来参加，自然成了众人调笑的对象，倍添热闹。

酒酣耳热之际，乌应元欣然道：“最近老夫赢了一笔大钱，对怎样花掉它颇为头痛，各位有何提议呢？”

王韶笑道：“这是所有赌徒的烦恼，有钱时只想怎样花钱，囊里欠金时却又要苦苦张罗，当然哪，乌爷富可敌国，自是只有先一项的烦恼的。”

众人哄然大笑，只有桓韶抿嘴不笑。

项少龙见状心中一动道：“不若把这笔钱花在小韶的速援军上去呢吧”

众人齐声叫好，但又觉得有点不妥当。

昌平君问道：“小韶尚未有机会说出见吕不韦的经过呢！”

桓韶叹了一口气道：“说到玩手段，我那是这老奸巨滑的对手。我虽应允了他明早上朝会时提出须增添两名副将，他仍藉口为建郑国渠，只能逐步增加速援军的经费，摆明是要留难和控制我。”

众人均大感头痛，由于吕不韦抓紧财政开支，等若间接

把军队控制在他手上，任何军队的增添装备或远程调动，若没有他点头，就难以实现。

李斯最熟悉国家的财务，提议道：“乌爷不若把这笔赢来的大财，献给储君，再由储君纳于廷库之内，那末有甚特别开支，就可不经吕不韦面能直接应付各种需求了。”

乌应元豪气干云道：“这个容易，我还可另外捐献一笔钱财，那廷库就相当可观了。只要能令吕不韦奸谋难逞，我乌应元是绝不会吝啬的。”

众人齐齐叫好。

再商量了一会行事的细节，兴高采烈时，王韶叹了一口气道：“我王韶一生只佩服三个人，就是白起、廉颇和李牧。白起狠辣奇诡，廉颇稳重深沉，但若说到用兵如神、高深难测者，仍以李牧为首，赵国纵去了廉颇，但一天有李牧此人在，我大秦仍未可轻言亡赵。”

王陵奇道：“今晚晚宴人人兴高采烈，你却为何忽然生出如许感叹？”

王韶在众人好奇的目光下，苦笑道：“因为我刚收到由魏国传来的消息，安厘王病倒了，故联想到廉颇亦必时日无多，才心生感触。”

荆俊不解道：“听说安厘王一直不肯起用廉颇，若他去世，对廉颇该是利无害才对，为何他反变为时日无多呢？”

陶方亦诧道：“廉颇现在寄居信陵君府内，显然与无忌公子关系密切。安厘王若去，信陵君使成为魏国最有影响力的人，水涨船高下，廉颇的行情只有向好而不会变坏，为何大将军竟有此言？”